



財團法人凱達格蘭基金會 新台灣國策智庫通訊

第 154 期

2026 年 6 月

- 中共的跛腳信訪 將加劇社會問題_____2
- 從荷姆茲危機看全球海陸對抗與台灣_____4
- 地緣經濟與WTO的下一步_____6
- 台商與國安：「賺錢邏輯」與「安全邏輯」的平衡_____8

編者的話

健行科技大學企管系退休教授顏建發指出，依照國台辦信訪辦「涉台信訪工作流程」規定，「信訪事項嚴重違反中央對台工作方針政策」不予受理，也就是排除不符合中共欽定口徑的信訪事項，另外還有諸多程序上、權責上不符的不予受理或「轉送」有關單位，因此，有關台灣的信訪多數恐怕一提出就被打回票，或者未解決就先被官方甩鍋、拘禁、鎮壓「處理」了；信訪工作是中共群眾運動聯合陣線的一環，是紓解民怨、調和不滿、預警衝突的社會治理工具，習近平現在壓縮、沒收信訪形同降階社會治理，勢必加劇中共執政風險與中國社會問題的隱憂。

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員張人傑研究，台灣海峽具有地緣政治的致命吸引力，因為海陸交會的核心地位成為必爭之地，是第一島鏈南北兩翼交會的戰略樞紐，也是民主第一排美中大國博弈的最前線，台灣正是自由民主理念對抗威權體制擴張的象徵；從荷姆茲海峽可以看到台灣的地緣政治經濟優勢，台海是動輒得咎的美麗負擔還是利人利己的傲人資產，正考驗著我們的智慧、勇氣與決斷，更拷問我們追求全球繁榮與世界國家的願景。

凱達格蘭基金會《新台灣國策智庫》經濟研究小組 2026 年 6 月 22 日，「地緣經濟與 WTO 的下一步」圓桌論壇會議討論，WTO 會延續但功能可能衰退，我們除了風險管理需要注意之

外，也要有不同理念（NOT LIKE MINDED）國家交往的機會與合作；自由貿易協定的效益不大，對等協定、21 世紀倡議等值得做，只是效益似乎不受重視；對我們台灣而言，WTO 還是要走下去，不可輕易放棄，應在這架構中靈活調整；美國不領導，其他國家不知怎麼做，WTO 到底是有規則，總比沒有規則好，我們要有正向的國家治術（POSITIVE STATECRAFT），這次的喀麥隆事件提醒我們，WTO 部長會議只有保障參與日內瓦，其他地方就沒有獲得明文保障，秘書處的作為似乎有未盡責的狀況。

凱達格蘭基金會《新台灣國策智庫》國防研究小組 2026 年 6 月 29 日「台商與國安：『賺錢邏輯』與『安全邏輯』的平衡」圓桌論壇，研討台商的存在是國家經濟的根本，中國希望台商的數位經濟要去中國，像中國希望台商台胞廣泛使用微信，在中國認為數據資料就是國家資產，認為數據是重要的軍事經濟資產，顯示經濟與安全是無法脫鉤。我們支持台灣商人在全世界壯大，但是中國是非常不友善的，需要特別警覺，台商如果可以安全離開最好；台商問題成為非常嚴厲的國安問題，還好 2025 MAGA 與非紅潮流成為重要里程碑，台灣的民主制度和許多先進國家一樣，發揮高度的適應調整能力與自衛功能；另外不單中國台商讓人憂慮，日本台商也存在被滲透嚴重問題。

中共的跛腳信訪 將加劇社會問題

顏建發

健行科技大學企管系教授退休

2026 年 7 月 1 日中共宣布根據「信訪工作條例」（簡稱條例）規定，實施「信訪九條新規」大幅壓縮大陸人民「信訪」的管道、門檻、事項，將民意的截流與粗暴的「截訪」手法明文化，在天津等地引起一些民眾騷動；習近平採取高壓手段應對升高的社會問題，限縮、貶抑中共歷來做為重要群眾運動路線的信訪管道，目的在於實施更加強硬的社會控制，試圖以強勢手段弭平社會不滿、騷動，鞏固中共的社會治理與政治正當性，這種以圍堵取代疏導的鴛鴦式手法，對中國社會的和諧、中共政權的穩定將是弊大於利，因為限縮的、跛腳的信訪將造成社會治理紙包不住火，民怨的累積將埋下中國社會的未爆彈，將是未來中共政權揮之不去的噩夢。

這次實施信訪九條新規的核心精神在於「微小化」、「在地化」，以網路減少信訪、以定點及報備防止跨省、進京、串聯，迎合習近平多次宣揚的所謂新時代「楓橋經驗」，希望達到加強社會治理「就地化解矛盾、堅持矛盾不上交」的效果；主要規定在要求定點、根絕串聯，信訪人最好要用書面或上網反映需求，如果一定要採用「走訪」形式的，必須到機關、單位設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場所提出；更進一步規定制止到北京的「上訪」，民眾如果要走訪北京或中央機關，必須持省級機關、單位出具的告知、答覆等書面資料，否則將「引導」信訪人返回屬地，這是以報備申請程序來「侷限」走訪人使其知難而返。

雖然說信訪工作被中共稱為是黨和政府，連結民眾的「連心橋」，反映社會民意的「晴雨表」，化解矛盾糾紛的「減壓閥」，是中共社會治理與防範社會風險的重要手段，依照習近平的「指示」信訪工作本質是政治工作，所以信訪的最重要功能當然還是政治控制；事實上信訪與維穩歷來就是中共政權社會控制的兩大工具，掩飾其體制的極權統治與無法容忍異音的脆弱性；維穩是鐵腕、暴力與完全監控的「無菌室」清零，從武警、監禁、天網以至社會信用的剛性壓制，試圖滴水不漏地高壓維護政治安全與社會穩定；信訪則是社會問題的「安全閥」與「預警機制」，一方面是緩和社會矛盾、宣洩民眾不滿的洩壓閥，給予民眾可以有高層介入解決問題的幻想與希望；另一方面是社會弱勢、急難協助與調解衝突的平台，給予民眾應對權利受損、冤屈不平、生活困難與衝突糾紛時的協助期待；還有就是信訪民意反映、輿情調查與政策批評建議，蒐集行政作為、機關團體、政策執行乃至廉政忠誠等資訊的政治控制功能。

據說中國社會學者于建嶸早期調查研究，信訪制度「解決問題」的比例只有千分之二，數字似乎表示信訪效果低下、虛有其表，實際情況則或許未必如數字顯示的空洞，例如本次中共黨慶習近平就授勳給一位吉林的社區黨委書記，據稱實踐「楓橋經驗」調解各類糾紛達 1,000 餘件；如果信訪解決問題的比率低微也不足為怪，因為解決問題只是信訪功能的一小部分，依照條例的

工作要求，訴求合理的要解決問題之外，還有更多的是訴求無理的要思想教育，生活困難的要幫助救助，還有行為違法的要「依法處理」；我們可以理解中共從社會控制的角度，「處理」掉的社會問題也許遠比解決的更多，無獨有偶台灣相關事務也顯示這種現象，依照國台辦信訪辦「涉台信訪工作流程」，第二條第二款規定，「信訪事項嚴重違反中央對台工作方針政策」不予受理，也就是排除不符合中共欽定口徑的信訪事項，另

外還有諸多程序上、權責上不符的不予受理或「轉送」有關單位，因此，有關台灣的信訪多數恐怕一提出就被打回票，或者未解決就被官方甩鍋、拘禁、鎮壓「處理」了；信訪工作是中共群眾運動聯合陣線的一環，是紓解民怨、調和不滿、預警衝突的社會治理工具，習近平現在壓縮、沒收信訪形同降階社會治理，勢必加劇中共執政風險與中國社會問題的隱憂。

從荷姆茲危機看全球海陸對抗與台灣

張人傑

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員

美國戰爭部長赫格塞斯 21 日在參議院撥款委員會聽證會表示，對伊朗戰爭的成本開銷將達到 375 億美元，民主黨議員在會中批評川普政府的這場戰爭「到目前為止徹底失敗」；對照美國對伊朗發動斬首攻擊的開戰之初，川普揚言一周摧毀伊朗核子設施結束戰爭，拖延至今將近半年且追加預算 670 億美元，川普的宣示與實際發展的落差之大令人詫異；各國擔憂的是戰事已經蔓延成荷姆茲海峽（Strait of Hormuz）危機，中東區域與全球都因而遭受地緣經濟動盪威脅，戰事也可能延宕成為另一場可悲的阿富汗戰爭，這個地緣經濟與地緣政治交織的慘烈場景，正是全球地緣政治海陸對抗交戰的縮影。

俄烏戰爭是典型陸權（Land Power）國家爭奪地盤的戰爭，甚至可說是斯拉夫民族國家間的內戰，以及中歐與東歐陸權國家勢力範圍的對壘；中東伊朗戰爭與歐洲俄烏戰爭意義截然不同，伊朗戰爭是海權國家（Sea Power）與陸權國家的爭霸，雙方的角力聚焦到荷姆茲海峽這個海陸咽喉點（Chokepoint），荷姆茲海峽航行安全與控制權的危機，經由能源與供應鏈危機外溢成為全球地緣政治經濟的震央；伊朗戰爭表面上是美以與伊朗對戰，實際上海權國家與陸權國家打群架，中國、俄羅斯、伊朗有客觀的交集，就是歐亞大陸傳統大國的結合，美國和其盟國則多是典型的海洋國家，有國際航行與開放型經貿的共同利益，荷姆茲危機展現的海陸國家集團對抗可說其來有自。

以美國及三方安全伙伴（AUKUS）、四方安全對話（QUAD）為代表的海權國家，主張海峽是國際公海或全球公域（Global Commons），自由航行（Freedom of Navigation）是他們的基本利益與立場，這些國家也都擁有強大的海軍艦隊維護海峽樞紐，維持對全球供應鏈的控制與影響力，以及必要時的軍事干預與投射能力；相對地，傳統大陸國家都是陸權，他們的戰略邏輯是勢力範圍（Sphere of Influences）的屏障，以「反介入/區域拒止（A2/AD）」及陸海軍力保護其地盤，經常以岸炮、飛彈、無人機、水雷建立近海防衛，企圖阻止海權國家在鄰近海域與海峽的活動；21 世紀以來因為戰爭與經濟型態改變，以中國為代表的陸權國家也大力發展海軍力量，企圖突圍在台海、南海、麻六甲等海峽與太平洋挑戰海權國家。

從地緣經濟來看麻六甲海峽（Strait of Malacca），承載全球約 1/3 的海運運量是全球最繁忙的航道，如果遭到封鎖船隻進行繞道約增加 9% 航程與 3~5 天的時間與燃油成本；台灣海峽約占全球運量 20%，如果關閉時繞道平均僅增加 179 公里航程，改道的成本不大，但經濟衝擊可能很大，因為如果台海衝突則台灣東側甚至南海航道恐怕也未必安全，加上高科技產業零組件與全球供應鏈中斷的風險，全球汽車、AI 伺服器、智慧型手機等高科技產品將面臨停工危機，可能將引發全球社會恐慌與金融經濟崩盤；更有甚者，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根據各種兵推報導，台灣海峽衝突將造成複合式連鎖反應，印太航線各節點將

可能封鎖與全面癱瘓，所以台灣海峽封閉的經濟衝擊絕非全球經貿體系所能承受。

台灣海峽具有地緣政治的致命吸引力，因為海陸交會的核心地位成為必爭之地，是第一島鏈南北兩翼交會的戰略樞紐，也是民主第一排美中大國博弈的最前線，台灣正是自由民主理念對抗威權體制擴張的象徵；美國如果失去台灣與台海周邊的控制權，民主正當性與美國的國際信任將面臨破產，美國的東亞安全體系與西太平洋霸權都將瓦解，更不用說領先全世界的高科技與金融統治地位，將隨著失去台灣一併淪落；相反地，

中國如果能夠跨越台海、控制台灣，就可以打破第一島鏈束縛與海權國家的圍堵，以台灣為踏板將軍事力量投射至太平洋，護國神山台灣不但成為中國依託的陸權神山，更是中國海權全面出擊的前進基地與關鍵門戶，透過台灣的高科技生態系、航運與戰略地位利基，要主導甚至掌控全球的地緣經濟則有如探囊取物；從荷姆茲海峽可以看到台灣的地緣政治經濟優勢，台海是動輒得咎的美麗負擔還是利人利己的傲人資產，正考驗著我們的智慧、勇氣與決斷，更拷問我們追求全球繁榮與世界國家的願景。BT

地緣經濟與 WTO 的下一步

編輯部

編按：本文係凱達格蘭基金會《新台灣國策智庫》經濟研究小組 2026 年 6 月 22 日「地緣經濟與 WTO 的下一步」圓桌論壇會議紀錄摘要

我國因為主辦國喀麥隆的簽證技術性卡關，未能出席世界貿易組織（WTO）第 14 屆部長會議（MC14），這是非常惡劣而且對我國權益影響很大的事件；我國有正式會籍但是仍然未能參加，需要更加努力來維護我們的正當權利，因為 WTO 的參與對我國經貿有利、產業有需要，又幾乎是我國唯一擁有的國際多邊組織會籍，國際參與的象徵意義非比尋常；WTO 會議一般都會有一些會前會、分組會、技術會等，大部分的會議只是對議案確認而已，並非真正在會中辯論審查表決，通常有共識的議案順利通過，無共識的部分則是聽取反對者意見，因此重要議案為了達成共識通常會一直開到半夜；這次喀麥隆會議算是失敗的，既沒有發表宣言也沒有主席結論（CHAIR-PERSON）文件，失敗的原因主要是美國對電子商務議案的拖延，電子商務與投資便捷化一樣未能達成共識，但是有 66 國表示自願性遵守電子商務協議，將會進入國內立法批准過程，如果通過的國家達到一定數量就會生效。

WTO 遭遇困難的很大原因來自本身制度，和外部形勢的演變限制相互影響，尤其國際經貿局勢在地緣經濟、地緣政治的改變下造成的限制，包括「經濟自由主義」與「全球化退步」的影響，即使川普總統卸任下台後也不容易改變，這些外部因素不是突變而長期累積的結果，主要還是來自美中經濟霸權的抗衡，中國經濟力量的崛起，加上美國影響力式微趨勢，雙方消長的緊張格局僵持不下；美中基本觀點對立，例如國家資本主義的指責與貿易不公平，但是美國也有貿易補貼問題，美國歸咎中國造成比較利益的不公平，美國又排斥多邊協商走雙邊、單邊交涉的作

法；台灣在 WTO 沒有加入投資便捷化、電子商務陣營，與美中台關係有關，美國未參加的協議我國也不參加，在未成為 WTO 規則前我國更未必急著參加；WTO 只是現出原形回歸政治機構的性質，WTO 還是允許雙邊、多國先行再多邊。

現在國際經濟互賴已不再存在，生產鏈重組去外包（DE-SHORING）、再外包（RE-SHORING）、友岸外包等趨勢自然出現，無歧視的多邊關係要找志同道合同伴，俄伊中朝集團的結合並非偶然；地緣經濟與經濟治術不同，地緣經濟理念是內向比重大，經濟治術認為外向競爭重要，以前是自由經濟 VS 地緣經濟，「經濟-安全」是光譜的不同兩端，現在則是「經濟+安全」的緊密互動，經濟政策都要納入安全邏輯，因為現在是政經體制的生存競爭，經貿利益只是其中一部分，因此不容易完全以經貿來看問題，國際上去風險（DE-RISKING）與脫鉤（DE-COUPLE）就成為常態，這是地緣經濟較勁的結果；美國常用的單邊調高關稅手段被批評是國家安全例外原則的濫用，也有人認為是濫用反傾銷貿易措施，或是進出口控管制措施的任意尺度，美國的這些貿易措施都有濫用的可能；目前各國普遍轉向雙邊協定，甚至走向技術合作、跨國合作、經濟合作等經濟同盟作法。WTO 外交談判是一種折衷的藝術，現在三分之二是發展中國家的生態，與戰後成立初期 20 幾個先進國家協調平台不同，現在發展中國家與小國需要這個平台。

APEC 如果沒有美國同意，各國幾乎無法表態，不跟美國腳步就不可能有進展，我國主事單位過度保守也是問題，我國製造業出口很好，但

是其他領域幾乎沒有進展，主要在於擔心台灣晶片受牽制，但我們出口審查技術管制都沒有做什麼，經濟安全很重要，而且我們自己可以做，可以依供應鏈分成紅藍色與其他國家溝通，台灣要以行動建立自己的論述，否則別人就會來定義你。過去美國破壞機構制度後，會投入提出創新的作法，但是現在沒有這樣，美國不再帶頭領導，中國沒有辦法取代領導地位，WTO 遇到破壞行為，在沒有領導裡走下去；美國貿易戰中多數國家不敢反制，經貿秩序是權力的表現，許多國家尋求 WTO 以外的途徑，WTO 是大型上層架構，實際上各國自尋出路，例如一些國家與印度的雙邊協定，還有因為「保護主義」受到美國強烈反對，APEC 沒有聲明也沒有主席結論；各國也用各種技術性的手段，可以達到調高貿易門檻的目的，使得政府的角色愈來愈重要，與自由主義的時代不同了。

雖然各國各行其事但是 WTO 還是可以倖存，做為提供規則給各國政府的角色，只是 WTO

的型態將會被迫改變，變成何種型態有待觀察；國際經貿還是會持續，將會有群聚全球化（歐盟整合）、同心圓聚合模式（美國畫圈圈的現況）、理念結合同盟（邪惡軸心？）等類型；關稅貿易總協定（GATT）的聯盟（COALITION）型態可能不再，趨勢是更多元、更多樣、更多面向發展；也有可能只是修正既有規則，這也是可以思考的方向；WTO 會延續但功能可能衰退，我們風險管理需要注意之外，也要有不同理念（NOT LIKE MINDED）國家交往的機會與合作；自由貿易協定的效益不大，對等協定、21 世紀倡議等值得做，只是效益似乎不受重視；對我們台灣而言，WTO 還是要走下去，不可輕易放棄，應在這架構中靈活調整；美國不領導，其他國家不知怎麼做，WTO 到底是有規則，總比沒有規則好，我們要有正向的國家治術（POSITIVE STATECRAFT），這次的喀麥隆事件提醒我們，WTO 部長會議只有保障參與日內瓦，其他地方就沒有獲得明文保障，秘書處的作為似乎有未盡責的狀況。BT

台商與國安：「賺錢邏輯」與「安全邏輯」的平衡

編輯部

編按：本文係凱達格蘭基金會新台灣國策智庫國防研究小組 2026 年 6 月 29 日「台商與國安：『賺錢邏輯』與『安全邏輯』的平衡」圓桌論壇會議紀錄摘要

台商在中國到底有多少人？依照中國普查登記的有 16 萬人，實際上常住中國的應有 30～40 萬人；利益與安全不是完全互斥的二選一難題，但是企業需要把安全、風險的觀念，當成是長久經營策略的一個組成，不要為短期利益犧牲長期發展；中國沒有商業利益與安全決策平衡的問題，因為中國沒有人民權利保障觀念，衝突發生時留在大陸的台商與外商勢必會成為人質，台灣有約 30 萬人、日本也有約 10 萬人在大陸，這些滯留大陸的人會成為談判籌碼，目前外界對中國的作法幾乎無計可施，情況緊張時台商與日商可能成為人質造成談判的困難；台商害怕中共脅迫因此自我審查極端隱匿，人在屋簷下任人宰割無法逃避；中國的商業滲透無遠弗屆，民族團結法的威脅使台商台人幾乎無可逃避，更不要說中國情報竊取無所不在；我們支持台灣企業在全世界壯大，但是中國的經商環境是非常不友善的，需要特別警覺隨時發生的干預、接管、封殺，中國台商如果可以還是走為上策離開最好；台商的思維多數較為簡單，就是管好自己的投資獲利供應鏈，但是地緣政治是不得不面對的東亞政治問題。

企業要獲利沒有錯，企業的投資經營重要，我們不須對台商台灣另眼看待，因為經濟需要創新與國際佈局；台商發展模式是中國經濟的動力，台商至少貢獻中國四分之一的經濟成果，至今台商仍然深深影響兩岸關係，王毅

擔任國台辦主任時，曾經全世界到處看台商，台商也歡迎他到處去參訪，所以他十分了解台商的全球菁英求生之道；2002 年之後政策改變，當初去中國時台商有經濟優勢，可是如果無法升級時就會落後，從成本導向到今天已盡失風險優勢；全球化潮流下中台雙方想簽 FTA，這是對經濟與台商有利，可是也存在有很多問題。賴清德政府定義中國是「敵對勢力」，這樣的經營環境應該思考調整，大陸市場是複雜、複合的場域，大陸內部市場我們就無能為力，因為 1、兩岸關係的互信不夠；2、任意的行政裁量，中共決定作為不可預測；3、地緣政治；4、台商的組成複雜；大陸市場的競爭與經營環境就是問題，所以有些中小型台商會轉到東南亞，他們的後代不願回到中國，也不喜歡到東南亞接班，有的自然會回到台灣，更多的是逗留在西方國家，這種台商二代的現象值得關心。

中國的商業滲透無遠弗屆，民族團結法使台商台人幾乎無可逃避，中國情報竊取威脅無所不在。在大陸要永續經營，就必須掌控關鍵零組件的技術與供應，台灣的關鍵零組件政府應該適度管制；平常可就要管制，否則面對像 COVID-19 特殊狀況就會失控；台商要有資訊與技術安全意識，因為許多衛星廠商經由 BOT 就可數位偷竊，甚至取得軍民兩用國安關鍵技術，或下一代如未來 10 年的重要數據，或更久之後需要的關鍵技術；台灣的獨特國際處

境，供應鏈在承平時就要做區分，平時戰時的時機有不同的應處；台商應該建立自有專屬通訊管道，不應忽視安全保密意識的強化以及數據加密安全；例如最近鳳梨釋迦的爭議，雖然不是高科技產業也有這些值得注意的問題；雖然台商興趣缺缺，中國仍然推動海峽論壇吸引台商，電子金融提升、台青的創業、綠能與高新科技合作。

現在政府協助台商離開中國，有一些政策推動不無幫助，對於想去大陸的人也有警示提醒，目前中國扣留的有 371 名台灣人，其中 141 人失蹤不明；中共更把台商當成代理人，先前發生的國安案例代理人都是台商，中國台商也已經被利用成為對台宣傳的樣本；現在還滯留在中國的台商主要有兩類，1、外移出逃的過程留下來的，這些人現在據說還有 70%想離開；2、是居留有願意融入中國的；目前兩岸資金往來也在近年大幅下降，最近的台灣對大陸年度投資是 5 億美金，這個數字在 10 年前是 100 億；我們對於台商陸配台生已經實施普查，對其親友往來都有基本了解；有些台商經營不善可是又無法回來經營，就會被大陸有關單位吸收，被納入中共統戰及安全網絡，大陸會暫時維持台商門面，利用準失敗台商成為代理人型態，這種類型是高風險台商，失敗台商類似某些老兵退伍軍人的作為，只是為了生存邏輯卻成為兩岸安全問題；國民黨政商的網絡則更為複雜，最危險的成為買辦依附對方賣台，可能賣得很深不容易察覺。英國報告將台灣人分成 8 類，其中抵抗意志最低的竟然是台商，台商經常形成一個網絡，例如家族親友合夥人等一大群人，COVID-19 很重要的轉折點，許多小型台商因為風控被迫回台，無形中改變台商的格局

與類別，留在大陸的是與大陸關係密切，或資產無法移動及處理的，這類型台商對中國的態度不同，無法逃脫的台商成為放大器麥克風，顯示與中國的關係很曖昧。

台商要維持經營的韌性就要風險評估，包括：1、市場是否可以替代，內需與出口市場的生態不同；2、生產基地是否可以移轉，評估值單點生產的風險承受力，3、技術上是不是可以控制，員工供應商技術授權的防火牆，要進行穩健周密的分級管理，4、法律與政治風險是否可以預測，威權體制的政策改變不可預測，台商自己要進行情勢推演，要能以兵棋推演模擬應變；5、企業可以承受的最壞狀況，移轉撤退與保全的能力與準備，例如交通通訊中斷時的撤離路線與方法。政府仍然可以提供協助，政府要提供協助、方案與文件，協助廠商承受最壞情況，不要只有管制沒有協助，要讓政府與台商擁有更多選擇權，企業的國安意識與危機管理不可忽視；企業要積極數位轉型、人工智慧轉型，最好的安全就是保有選擇的能力；台商的存在是國家經濟的根本，中國希望台商的數位經濟要去中國，像中國希望台商台胞廣泛使用微信，在中國認為數據資料就是國家資產，認為數據是重要的軍事經濟資產，顯示經濟與安全是無法脫鉤。我們支持台灣商人在全世界壯大，但是中國是非常不友善的，需要特別警覺，台商如果可以安全離開最好；台商問題成為非常嚴厲的國安問題，還好 2025 MAGA 與非紅潮流成為重要里程碑，台灣的民主制度和許多先進國家一樣，發揮高度的適應調整能力與自衛功能；另外不單中國台商讓人憂慮，日本台商也存在被滲透嚴重問題。BT



財團法人凱達格蘭基金會
新台灣國策智庫通訊

發行人：陳亭妃

總編輯：李明峻

副總編輯：張人傑、陳致中

執行編輯：林彥宏、蘇世岳

財團法人凱達格蘭基金會

地址：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 97 巷 1 弄 6 號 1 樓

電話：(02) 2531-6607

傳真：(02) 2531-6692